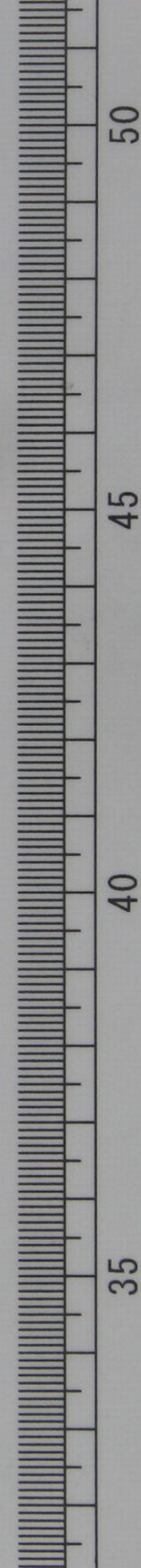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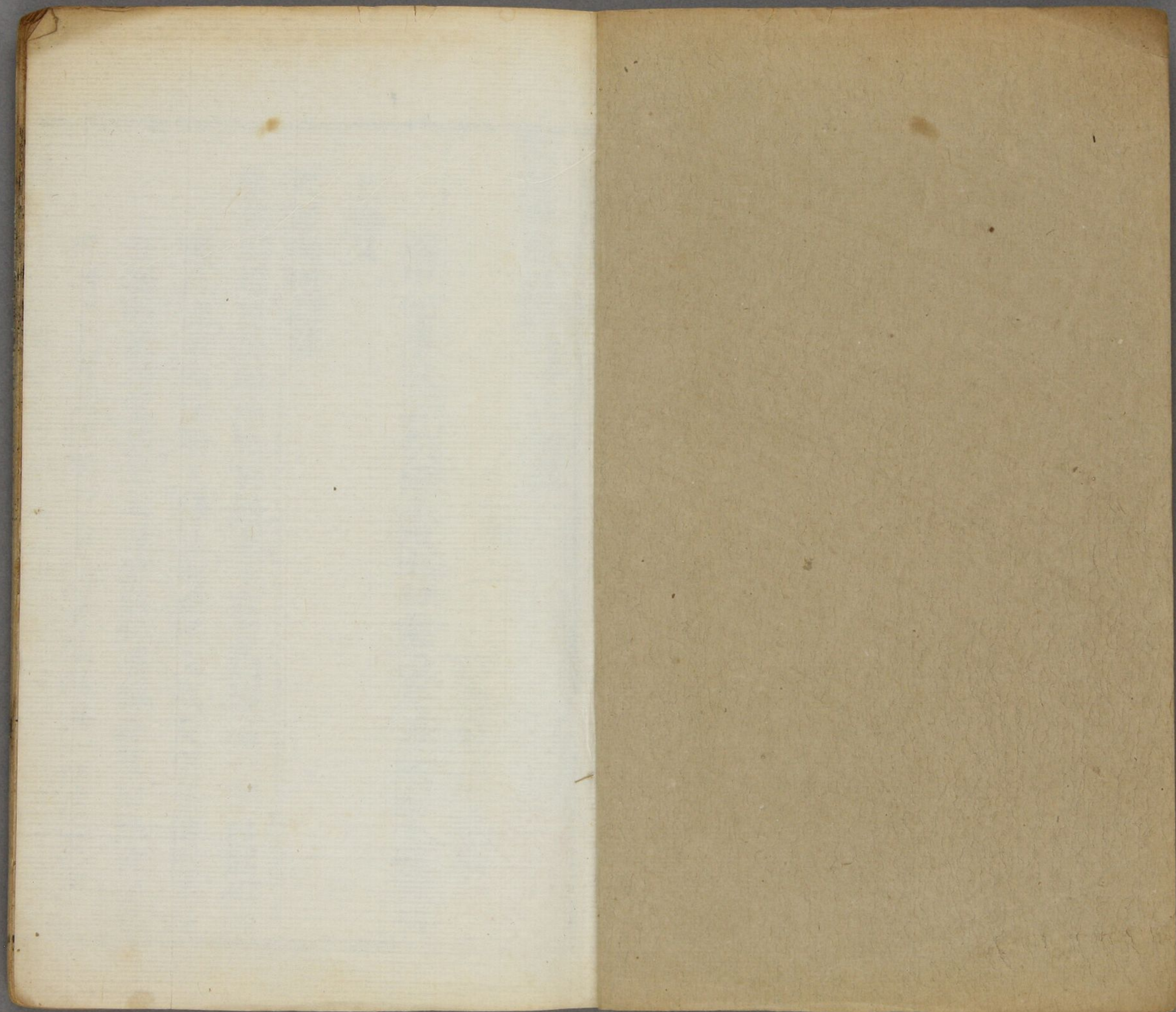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37
5

五





戡靖教匪述編卷十二附述

石香村居士編輯



編中紀事欲詳然斷不敢輕肆議論是册開卷十條謹錄
上諭及

御製聯句詩注

聖謨煌煌見於邸抄見於通志不敢意為增減一字自荊州掘
礮位條至邪匪殺人條止則雜採文報及里巷傳聞考証
五條則載後鑒錄至於堅壁清野團練修寨招撫脅從尤
經濟之大者並採船山太史詩於後畧備一時事實云

F0037-(5)

上諭辦理教匪較當年底定三藩難易較殊霄壤此時帶兵大員若有圖海張勇其人自必早經竣事諸臣敵愾宣力遠遜國初而其奏報不實鋪叙戰功冒濫邀賞之事何啻蓂莪雖屢加訓飭而軍營錮習未能盡改若不申嚴禁令何以整飭戎行

達州首逆王三槐徐添德等惑眾倡亂疆輿異類固屬自外生成亦緣司牧者平時不能化導撫綏又或縱容奸胥蠹役需索刁難逆匪遂借官逼民反之說四出勾連以致頻年潰裂

聖明洞燭嚴究貪縱之吏并

諭各省督撫所屬州縣有似此者概行參劾其有素得民心如劉青梁敦懷方積者卽行陞擢於是貪墨屏退循良進用矣韓昌黎言徵兵百萬不如召募數千誠以兵有名額營有遠近調發需時監糧多費况兵未習其地民各衛其鄉此勦賊所以必用鄉勇也然其民間自爲團練者聚則爲兵散則歸農可無他慮至官募之鄉勇半皆流寓貧民隨時徵召協同打仗技藝久旣漸爛聞狼已成素習在有功者邀賞得官不之其人而隨眾聚散者裁撤後若不妥爲安插則桀驁難馴衣食無策更易流而爲匪屢奉

諭旨飭川楚陝各督撫因時制宜熟商妥議或令隸入兵籍或充補壯丁或給以荒地官山或賞以絕田叛產惟在奉行盡善耳

乾隆初年馬湖柱滋事既勦平天堂天馬寨兩江總督尹繼善兩湖總督永常奏令安徽湖北兩省鎮道緣營每年會哨高宗矚其言令各督撫會議通行而沿海省分比自登鎮南至澳門每年提鎮親身巡洋指地換旗報總督查覆此定例也及教匪將平

上諭統兵大員於勦捕之便熟察情形與督撫議定章程每年三

省派出提鎮大員於川楚陝交界內定期會哨一二次奏明遵照辦理

教匪流擾五省一切征勦堵截所需兵馬甚多計調火器健銳兩營兵二千名

盛京二千名東三省五千六百四十八名直隸山東山西江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派出征兵五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名河南湖北陝西甘肅四川有賊省分調戰守兵六萬一千七百九十四名共計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名練勇鄉勇不在此數

馬則或由他省解往或由本省調赴軍營皆咨報兵部嘉慶二年七月

特旨將八旗各營直隸出青馬解營計八千匹餘皆各省滿營綠營拴養額馬計直隸山東西雲貴解往者八千三十一匹有賊省分解赴者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匹共馬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三匹外尚有各省購買者

連年計蠲陝西徵額銀一百八萬六千兩糧八萬石湖北銀三百六十七萬六千兩米十五萬四千一百石四川銀六十三萬六千兩甘肅銀四十二萬八千兩糧七十一萬七千石

草二百一萬五千束河南銀二十萬七千兩均有奇尚有未造報者緩徵帶徵不在此數

軍中所需以糧餉爲最亟其輓輸之費發自官帑而米則出於倉穀碾運隣省協濟截留漕糧三項自嘉慶七年止將領官弁漢土官兵難民夫役所用餉陝湖川三省動撥米三百四十萬五千六百二十九石有奇山西協濟谷七百八十石有奇江西米二千四百石安徽六萬石湖南北截留漕米三十三萬五千五百石

初用兵時但設總統以將軍總督兼充承保惠齡宜綿勒保

疊膺其任

上慮帶兵大臣勢不相下，無所統屬，各懷自私，爭功誣過。四年正月、

特授勒保爲經畧大臣，居中調度，各路帶兵大員，三省督撫，悉受節制。貽誤重大者，一面革究，一面奏聞，遣丞保賜以印信，又授明亮、額勒登保爲參贊大臣，嗣勒保獲譴，暫授明亮、那彥成，亦曾加參贊。後授額勒登保爲經畧，德楞額、泰爲參贊，卒以成功。

上念教匪旣平，領兵大臣沐、兩櫛風，備嘗艱阻，以及徵民轉餉，

勇安寨之各督撫，並在廷參預機謀，趨承密勿之三大臣等，均各殫心力，允宜普沛酬庸。成親王曾參樞務，筆畫機宜，一子貝勒儀親王，仰體憂勤，嘉謨時告，一子貝子慶郡王，定親王念切軍務，醇謹勤慎，各予一子，八分公額勒登保，受任經畧，運籌決勝，躬履行陣，與士卒同甘苦，厥功殊偉，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並授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賞用紫韁，德楞額、泰參贊師干，奮勇超衆，所至克捷，助績炳然，晉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賞用紫韁，一子伊子副都統銜勒保，復任川督，後連獲首逆，全境廓清，晉封

一等伯加太子少保明亮多年宿將勦辦孝感縣賊成功最
妥載念前勞加一等男西安將軍賽冲阿固原提督楊遇春
在將領中勇畧尤著首功較多均予輕車都尉世職陝甘總
督惠齡從前著有微勞賞還一品翎頂湖廣總督吳熊光糧
運團堡經理實心加太子少保從優議叙姜晟前在湖廣任
內並無貽誤倭什布前在湖廣亦曾帶兵勦賊平日官聲尚
好均賞還二品頂戴福寧英善著有勞績福寧給副都統銜
英善給頭等侍衛陝西藩司溫承惠四川藩司楊揆甘肅藩
司文需四川臬司劉青帶兵籌餉數載勤勞交部議叙大學

士慶桂董誥尚書戴衢亨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克矢忠忱承

旨書

勤慎小心慶桂董誥均予騎都尉世職尚書劉權之德英雖
行走軍機未久素日陳奏時有所見協辦大學士朱珪尚書
彭元瑞雖未入直樞廷亦能留心軍務每有敷陳均交部議
叙大理少卿章煦在軍機京章上行走始終其事從優議叙
宜綿前辦洞汝河賊尚屬認真以六部員外郎用景安平日
居官廉潔加恩釋放充當熱河披甲外各叙功陞賞有差以
上十條並見邸抄及通省志

嘉慶元年楚督畢沅奏荆州關帝廟旁掘得大小礮位及礮子實由神明相佑卽

諭令沅修飾廟宇織造恭繡神袍

御書扁額懸之

五年三月

諭梓潼爲文昌帝君桑梓之鄉官兵打仗殺賊屢次克捷未必不由文昌默佑著查明本有廟宇

頒發

御額

五年冬賊由黃壩河至定軍山夜分武侯祠前陰雲四起遙望山前燈火旗幟無數賊驚駭折回南沙河兵民共睹無不悚異陝撫陸有仁咨部奏准修葺祠墓

御書扁曰忠貫雲霄

賊之擾渠縣也其地大青山舊有廟祀東漢車騎將軍馮公緄賊焚之翌日與官軍戰於山下賊焰甚熾忽藥局驟蕪遠近皆見火光中有赭袍將軍揮刀向賊遂大潰追奔三晝夜賊將圍鄰水時前數日有童子沿街走且呼曰城中人勿怕孔夫子帶三千弟子來守此城賊旋至衆異之乃各敬書至

聖位於堂不日官兵至賊敗去城無恙吁膺麼小醜豈真足辱聖駕哉然亦足見人神之共憤也

長壽縣武廟素著靈異賊將至神像無故汗下數日後城果爲賊破聞他縣亦多有此

賊至溫塘并離開縣城僅六十里知城中無備疾驅而前路問一白鬚翁曰此何地翁曰回蓮場也賊喜卽退蓋土神爲之云

藍亭縣北關外六十里柏子壩神虎却賊神虎者張公苗母也夫婦八洞修真化爲神虎鄉人設像祀之嘉慶五年賊經

此晨炊將食殿後大吼三聲羣賊驚悸而遁

○賊林之華將至石柱廳百姓惶惶有老儒謂其人曰毋恐我能退賊必不能入吾境衆以其素不妄語疑信半叅一日賊擁衆至其地一山頗高峻山腰草木蒙茸雲氣滂鬱中一白鬚翁方巾道服閉目坐石上以塵尾麾賊且呼林之華曰此地非爾曹可到速返不然無噍類矣聲音朗暢賊驚羅拜叩之復閉目曰去去於是賊相傳仙人有指終無敢至石柱境者蓋卽老儒托之也

嘉慶元年春達州太平聞民謠云一二二三三兩三清風明

月關西川云云首句寓達州清風明月地名卽徐添德王三槐所居謠亦其黨造之也

湖北宜都人向瑤明從張正謨起事被擒供從劉盛才入教奉山西岳陽縣李大兒爲主大兒兩手有日月字下西撫蔣兆奎親往戶緝並無其人

灌灣腦之戰有白衣賊手執一物往來號召抵死不退總兵成德手發烏鎗應聲而斃據縛賊云白衣乃頭目劉盛鳴手執銅頭鐵蛇云臨陣舞動不怕鎗礮其矯証如此

每賊將至其地前數日牛馬雞犬皆嗥後居民往往以此覘

趨避意者殺氣先至也

賊未渡潼河時先有赤頭蠅數萬如蜂飛過凡蠅所到無不被患

冉添元入梓潼時往文昌廟求籤詞曰一人入都賊大喜未幾爲德參贊所擒檻送成都神已元告之矣

○賊獲我兵勇鄉民備極慘虐其刑有烤火抽筒上炕洗澡等名縛所獲置地四面用火緩緩圍熟而死名烤火刀割人臍拔竹木尾曲繫畢疾發之腸腹倒懸盡出是名抽筒蒸死爲上炕湯沸死爲洗澡餘率類此

○邪匪殺人無算於是村犬皆食人其來也見死屍必跳躍翻騰如俗所繪獅子滾毬狀久之則狂啣飽又跳躑如初跳已又食往往無全屍亦妖氣所感也

○考元史方外傳有白雲會白蓮會之名而樂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聚眾鼓煽妖言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多信之因起兵

○明之中年白蓮教屢起為變山東汶上縣田斌妻連氏與白蓮僧惠金妖人楊惠煽亂所掠丁壯醉以藥咒之列陣前則愍戰不避死傷治河都御史詹瀚平之

○四川大足縣祭伯貫以白蓮教挾眾為亂偽號大唐大寶元年破合州大竹銅梁榮昌安居定遠壁山七州縣川撫劉自強討滅之

○山東鉅野縣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破鉅野鄆城滕縣鄒縣截運河奪糧艘巡撫趙彥討之其黨高尙賓縛鴻儒降同時四川白蓮教賊洪眾白台仙為巡撫朱燮元討斬

合州龔刺史堅壁清野並招撫議 公諱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家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卽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

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卽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埃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旣未習乎戰聞疑則易驚又各自爲

步趨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闕然而進亦闕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餉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值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百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旣久民力

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變將何以處之况夫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為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四面削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則又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

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貽悞此一難也賊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觔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地隨時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卞站墻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勝

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退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竝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分布於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分而我兵不得不分賊

合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異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一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藏事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或夫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儀隴而儀隴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少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今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

甚立 卷十二 附述
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莫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旣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卽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

要必先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者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其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矣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

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庄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給以頂戴予以鈴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查

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虞其爲閒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踪跡可疑尙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濶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地若干詳註冊內以備稽查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

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固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爲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銀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蓬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

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糧勻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旣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并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鋪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隣保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

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去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

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寨之在大路者卽安設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省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陣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

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
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
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
奸究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啞嚙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
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
乏人今淑慝旣分居不相雜其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
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
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旣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
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

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
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以與樂成難以慮始
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矣一則曰騷擾
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
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
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
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
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
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日去歲以

來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網羅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不過三四十州縣耳。哀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日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尚未有底止也。惟買糧爲費較巨，而糧分貯

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竝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繁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繁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計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卽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

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益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伏惟垂採幸甚其撫議曰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今百姓之從賊者大率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其裹脅者被其煽惑者甘心於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懼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也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察翕然信從然素無不軌之志也一朝事

起官府訪查鄰里執証既無詞可辨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產以多殺爲功一言在教婦孺駢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爲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係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驅迫前進倉卒打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刃交加既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罪遂無所逃賊乃縱之往來自如而百姓已無生還之望矣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令煮飯

或令放馬或令挑擡什物不給以糧自行覓食隨時搶掠餓口饑飽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則中心戀戀不忍遠離家業已殘則後事茫茫無可措置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卽有孑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晝則維以大索纍纍相繼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陳陳相積如圈豚犬益有十餘賊而制百十人之死命俯首帖耳莫敢先動者矣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已官兵迎頭殺擊其衝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輒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

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間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之以爲奇貨文致其罪冀邀厚賞非法考掠多方指証草草數言卽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罪在不赦問官惟守此兩語以爲盡職黠者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法其幸生者皆歷幾死而後得之什百中僅一二也夫律坐喝合卽下手亦從未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已而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鈴制吾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之污，與之更新。伏讀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卽此數語，已足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有心腹腎腸，亦當感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識書，膽黃遍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知。卽知亦或未敢深信，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之爲深切著明也。伏求勅諭各路領兵大臣，於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

大字，遇賊打仗，以兵數百或數十人守之，另立於山之上，或營之左右，距營一半里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來歸矣。嚴飭守卡員弁，兵勇自賊營逃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曾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留者妥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布，孰不求生？卽或所放者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營，然賊旣生還，則百姓更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堅其向化之心。乘間歸者紛紛，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

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十人之賞招出百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加優賚如係賊之小頭目更爲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飛之平楊么皆重用降將轉相鈎致賊心旣散賊黨卽離卽使一人不返不過失一真賊於事無關輕重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無數生靈於

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某更有請者教匪及囑嚕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德而被脅百姓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

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勦而後可以成撫而勦必須兵力今兵力少情矣仍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勦撫並用竒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畏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卽真賊亦鳥獸散矣有明郎陽之白圭項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杰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有不同教匪四川爲多其裹脅川民亦衆今首逆陸續就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

者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戮戮殆盡逃入川者不過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逆匪往來與漢商雜一帶沿途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用勦至湖廣受鄉勇之力亦受鄉勇之害殺戮過甚勢不相容不特楚賊不敢回楚卽楚民亦不敢回楚無所用其勦亦未易言撫其來歸者量爲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又在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南充令曾公詳定團練章程護川督宜通飭各屬倣照辦理札畧曾公諱自柏

案據南充縣會令稟稱邪匪滋事以來該縣陸路隘口九處水路大小渡口十九處會同文武員弁選撥幹練書役分往各要隘督同地方約保人等嚴密防堵仍不時親詣各隘督率巡查不敢稍事大意鄉勇一項不惟需費浩繁鹽糧不繼抑且有業者不願充當其無業遊民應充者無事則圖支鹽糧有事則退縮畏避徒滋糜費不足以資捍衛不若就糧戶居民聚集鄉團守望相助彼各有田園廬舍父子家室肩曉

之災誰不共切保護見在巡查卡隘親詣各鄉面諭衿約激以大義令其各保各甲選出丁壯自備器械口糧互相聯絡協力防堵妥議章程嚴立賞罰集成條約抄單傳示復圖繪山川形勢指明要隘先事預防旋據各鄉團衿約稟齋團勇花名計三十餘處每處有二三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民情頗爲踴躍均願自備器械口糧在於城鄉分頭堵禦近日賊匪擾至蓬州徐家場南部新鎮琪及圍攻營山縣城警報頻傳城鄉人民尚屬安堵竝無遷避轉徙之狀等情本督部堂據此查賊匪竝非別有伎倆不過恃衆亡命以期乘虛而入

